

提到志向高远、积极进取的古诗,大家往往会想起王之涣的《登鹳雀楼》:白日依山尽,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。

## 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

——“千古诗情日日新”之二

张静

鹳雀楼,旧址位于今山西永济。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记述:“河中府鹳雀楼三层,前瞻中条,下瞰大河。唐人留诗者甚多。”其中王之涣的《登鹳雀楼》流传最广。鹳雀楼既在山西,诗人当年登临其上,自然是看不到大海的,所以这里作者运用了联想,虚实结合,尺幅有千里之势。

“白日依山尽,黄河入海流”,开篇用的是正名对,极为工整、深厚有力,突出了景象之壮阔、气势之雄浑。黄白的色彩之间相互映衬,“依”之留恋与“入”之决绝之间形成对比,西方是太阳的沉没,东方是大河的奔流,这种对举就形成了一种

强大的张力。“白日依山尽”是一个人向西看的,从天空到远方;“黄河入海流”,是一个朝东望的,自地面到天边。这是一个自西向东举目四望,找不到一个伴侣,甚至遇不到一个对手时的那种孤独感。面对人生中的孤独怎么办?只能靠不断提升自己的修养。“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”,要不断提升自己精神的境界,来对抗这种人世间的孤独。

此外,落日西沉、河水东逝其实是我们古典诗词中常常并列出现的两个景象:“谁家能驻西山日?谁家能堰东流水?”(卢照邻《行路难》)、“西沉浮白日,东逝逝川流”(于武陵《感情》)、“红日又西沉,白浪长东去”(辛弃疾《生查子·题京口郡治尘表亭》)等

等,这两个景象的并举意味着什么?“白日依山尽”,“白”是光明、明亮,这光明的白日要在西边的山头慢慢地沉落了,象征着什么?象征着无常!而且是我们人类无法阻挡、无力抗拒的无常。古往今来,古今中外,没有任何一个英雄甚至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可以做到让太阳不落山。“黄河入海流”象征着什么?李煜说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”(《相见欢》),也是人类无可奈何、不能左右的无常,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:“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。”面对生命中的无常,我们怎么办?只能是“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”

通过自己精神层次的提高来面对无法改变的生死病死、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等诸种无常。再有,“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”用的是流水对,毫无雕琢对仗的痕迹,展示出天地宇宙的那种开阔、那种广大。最后一个“楼”字点睛。即使你已经登上了鹳雀楼,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层次和平台,已经领略到了“白日依山尽,黄河入海流”这样美好的场景,但是我们依然不能停下脚步,因为前方还有更美好的风景在等待着我们,我们还需不懈地努力、不断地进取,这样才能高瞻远瞩,站得更高,看得更远,人生才能到达一个更高的层次,生命的意义才能进一步彰显。这种不断攀登、执着



追求的精神,还体现在本诗的用字上。通常我们形容夕阳西下,会说太阳“落山”“沉没”,但此诗首句用的却是“白日依山尽”,为什么不是“白日依山落”,不是“白日依山没”,不是“白日依山下”,王之涣偏偏选用“尽”呢?再看第三句的“穷”字也绝非我们通常与“目”搭配的习惯,为什么这里不用“欲观千里目”,不用“欲瞻千里目”,而偏偏写的是“欲穷千里目”呢?而这两个“别有用心”的字出现在同一首诗里,就是“穷”“尽”!正体现出穷尽一切的精神追求。

“欲穷千里目,更上一层楼”与宋代诗人曾公亮在《宿甘露寺僧舍》一诗中的结句颇为近似:“要看银山拍天浪,开窗放入大江来”,如果想看到更加壮观的图景,就应该具备“开窗

## 等

天元宝宝

鲁迅公园里的雨下得细细碎碎,絮絮叨叨,地面被雨水沁成了浅黑色,只有四号茶亭临时搭起的雨棚下面还留着一方净土。老王坐在袅袅的茶香后面,把玩着手中的围棋子,安宁静有些慈悲。

这里是鲁迅公园的围棋角,每天老王都会过来等人下棋。赶上好天气,围棋角总是宾朋满座。尤其是那个叫冯海的高手过来下棋,里三层,外三层围满了人。这时候茶亭老

放入大江来”的气魄与胸襟。只有树立高远的理想,才能成就更有意义的人生。

闻一多先生曾经指出:“诗人对诗的贡献是次要问题,重要的是使人精神有所寄托。”(《唐诗杂论》)当下的我们应该如何承传古典诗词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呢?《荀子·劝学》篇曾言:“小人之学也,入乎耳,出乎口;口耳之间仅四寸耳,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!”也就是说,古典诗词我们只是从耳朵听了、用嘴巴会背了,而对我们的心灵不产生碰撞、对我们的情感不产生触动、对我们的思想不发生影响、对我们当下的修不发生作用的话,那真好似一个人如入宝藏空手而还一般遗憾。所以今天的我们传承古典诗词,为的不仅仅是能背会写、刻舟求剑,更重要的应是涵养身心,敦励品行,从思想上体认古人的修养与品格,从行动上践行古人的智慧与修为。

姑娘,大嗓门的阿庆嫂会平地起惊雷:全走开,全走开,疫情期间不许扎堆。赶走的人

不多会儿又拢了过来。冯海是老天爷偏爱的那种人,下一手好棋,还风度翩翩,他的剑眉目把周遭中年发福、头发稀疏的棋友全部钉在了背景板上,里面就有一个老王。比不上冯海的棋艺精湛,老王走了条讨好型人格路线,不管对棋友聊及什么乏味无趣的话题,他总能习惯性应道:是啊,没错。嘴角微微上扬,仿佛经过了多年的训练。慢慢地老王也有了一批自己的熟客,也有了棋盘上气定神闲,大杀四方的片刻。

棚外的雨渐渐大了,公园小径上,时不时看到没打伞的游客,用手挡着头顶匆匆而过,今天怕是没有棋友会来吧?老王独自一人摆着棋,棋子虽不能言语,那份静静的陪伴偶尔也能抚慰内心。还记得上一个雨天,四号茶亭举办了一年一度鲁迅公园棋王赛,老王鼓起勇气报

今年桂花开得迟。寒露已过,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都快到了,小园金桂始盛开。月夜清朗,空气中弥漫着芳香和甜意,耳畔传来的琴声同样沁人心脾,正是肖邦《夜曲》。

钢琴诗人肖邦的21首《夜曲》,曲曲浪漫醉人,篇篇精美绝伦,历来脍炙人口。《夜曲》作为钢琴曲体裁,由爱尔兰钢琴家约翰·菲尔德(1782—1837)创立,为作曲家夜深人静时的内心独白。菲尔德写过21首《夜曲》,而肖邦的21首《夜曲》,如果不是巧合,那就是特意向这位前辈致敬。事实上,正是肖邦发展了这一体裁。时至今日,菲尔德已被遗忘,肖邦《夜曲》则流传千古。

肖邦注定是为钢琴而生,他一生致力于钢琴作品的创作,《夜曲》则是此中最为精彩的珍品。每次听肖邦的《夜曲》,都会忘记何时开始,又在陶醉感消泯之前悄然结束,让你满怀期待,又依依不舍。他的21首《夜曲》中,我最喜欢并且播放最多的是前面三首。这三首夜曲作品标号为Op.09,在肖邦1831年来到法国之前完成,充满着波兰故土的气息。肖邦后来在巴黎沙龙中弹奏最多的,正是其中的第二号《降E大调夜曲》。这首夜曲,现已成为流传最广、最受欢迎肖邦钢琴作品。

优美恬静的旋律、精雕细琢的织体,是这首《降E大调夜曲》的显著特色。全曲节奏自然,张弛有度,带有船歌的荡漾感。在华丽的三连音伴奏衬托下,钢琴吟奏出乐曲的主题音调,极为柔美温馨。这一主题反复出现,愈发浪漫朦胧,让人忘却了俗世的一切烦恼和痛苦。乐曲渐上高潮,钢琴奏出热

情的光彩,情绪变得激动。最后,所有的一切都被温柔地抚平,乐曲在静谧的气氛中结束。聆听这



了个名。比赛那天雨水高溅,扑打面颊,壮怀激烈的老王抓棋子的手一直在颤抖,上一次这样颤抖还是三十年前第一次握住初恋女友的手。下棋的时候,老王的耳朵甚至出现了幻听:“去吗?配吗?这褴褛的披风;战吗?战啊,以卑微的梦。”

比赛的结果没有陪他一起亢奋,第一天老王就被淘汰了,身边的冯海淡淡地说:下次换你儿子来,或许有的一战。说到儿子,老王脸上又堆满了笑。他生平做过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给儿子起名天元,那是围棋盘上的制高点。当王天元三个字出现在医院出生证明上,老王笃定自己已经给儿子的围

首曲子,依稀可见夜色薄雾中肖邦正在诉说心事,激起你心底的层层涟漪,生命中那些曾经有过的美好情愫在心头荡开,让你久久回味。

在众多钢琴大家的指间,肖邦《夜曲》流光溢彩、神韵自见。他的《夜曲》有如一泓上好的山泉,而不同钢琴家的演绎就是各色佳茗,一经交融,便泡发出香气四溢、奇妙无穷的茶味。

同样来自波兰的鲁宾斯坦被誉为肖邦权威,在他那版经典录音中,每个音符奏来都纯熟圆润、高贵华美,恰如一壶陈年生普。而他上世纪30年代年轻时的录音,清新自然、生机盎然,好似新出锅的明前狮峰龙井。女钢琴家皮耶兹的演绎,音粒饱满结实,乐风浓郁甘腴,正是武夷坑涧大红袍的滋味。我国旅欧钢琴家傅聪以肖邦见称,他的琴声清瘦奇峻,俨然是来自大禹岭的高冷茶。出生于智利的阿劳大师,琴音充满弹性,断句变幻莫测,玄思悠远,莫非是岩茶五大名枞中的半天妖?广受肖邦迷推崇的旷世奇才弗朗索瓦,触键轻柔细腻,琴声晶莹剔透,犹如溅珠泻玉,隐约中又能闻见人间烟火,应该就是福鼎野生白茶中的顶尖品种白毫银针了。

法国钢琴学派祖师爷科科尔托的录音已然久远,琴声依然清亮透明,流利灵动,音色的微妙变化清晰可辨,音流的颤动犹如蝶翼轻振。那些飞快掠过的音符,就像月光穿过水面的光影浮动,如梦如幻。科尔托弹奏的《夜曲》,初听冲淡平和、温润柔顺,渐觉锋芒毕露、劲道十足,过后又是浑厚华滋、醇美无比了。如此丰富而美妙的感觉,也只有潮汕极品的凤凰单丛差可比拟。

秋月圆月,桂馥氤氲,如此良夜,赏乐品茗,而雅兴勃发,竟夕不息,此中清趣实难以名状。东坡居士有词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,今方得证悟。余是以记之。

过。这就是偶像包袱。老王不是偶像,也没有包袱,他浑厚的老眼里甚至有了光。小红点终于全须全尾地站到了老王的棋盘前,开口就问:叔叔,这是五子棋吗?老王眼里的光又黯淡了下去。

今天的四号茶亭和昨天一样,重复着一杯茶,一局棋的安逸,仿佛人间天堂。没有等到棋友,老王决定先绕着茶亭边的人工湖走上一圈。湖面在阳光闪闪闪烁的,好像老王他们的日子。



## 漠野胡杨

徐渭明文并摄

在蓝天绿洲间,在黄沙黑水间,胡杨变装了!

来自漠北的冷风,总在秋分时节轻车熟路地钻进被沙漠戈壁包围的额济纳绿洲。于是,绿洲边缘的胡杨受到召唤一般地骚动起来,那些曾在夏季浓得化不开深绿的叶子,仿佛一夜之间消退了叶绿素,变得浅黄,接着又转成杏黄。在中国北部,胡杨招摇着大片金黄,让沙漠逊色,让蓝天赧颜。

水边的胡杨,由于黑水的就近滋养,树干挺拔,树叶油亮,以耀眼的姿态倒映在水面,轰轰烈烈的。即便那些还没完全转黄的树,也很神气,杏黄间夹杂的绿,已不再是郁结的模样,倒添了些青黛的雅致。

沙漠边的胡杨,少了绚

## 摄影

丽,多了沧桑。抑或是常受着夏季沙漠热风熏煎,这里的胡杨躯干皴裂,树枝干燥,唯有那一树树的叶子,照样熠熠生辉,而且更多了层成熟从容的色泽。最让人震撼、感到凝重的,是匍匐在黑城附近荒漠上的“怪树林”。不知道是谁灵感火花一闪,用了个“怪”字来形容这莽苍旷地上散乱铺陈着的生命。但这大片倒伏着的胡杨树,岂一个“怪”字可归纳的?

我在一个雨后的清晨走进这片沉寂了不知多少岁月的漠野,在太阳升起的那刹那,看到了复活的图景——那些胡杨,如苍龙腾跃,如虬蟠狂舞,如犀牛望月,如勇士出征……它们,是悠长时光的见证者,更是亲历者。

## 七夕会

宋祁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、史学家、词人,是仁宗朝的工部尚书、翰林学士,与欧阳修一起编著了《新唐书》,有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等著名诗句,可谓真正的学问大家。然而,有一次他却被一位老农夫怼了,怼得脸红耳赤。

那是仁宗朝一个初冬的收获季节,农田里到处呈现丰收景象。宋祁在田野遇到了一位老农。他平易近人地问候老农夫,说老人家十分辛苦,喜获大丰收,这是老天的眷顾呢,还是皇恩之力所致呢?

不料老农夫听了嘿嘿一笑,怼得很直接:你的话怎么这么鄙陋,你不懂农事,不了解农民,我获得丰收完全是自己辛勤劳动的结果。我一大把年纪了,阅天下事很多,哪有不艰苦劳作靠老天恩赐、靠皇帝恩赐而得丰收的,我地里丰收的庄稼根本不是上天的赐予,也与皇帝无关。宋祁怎么也没有想到老农夫会这样怼他。他出身官宦之家,天圣

二年(公元1024年)与兄宋庠同举进士,踏上仕途后虽然颠簸起伏,但大部分时间都围绕在皇帝身边,曾修撰皇帝的《起居注》;任知制造,掌管诏令;又为侍读学士,再又为翰林学士承旨,成翰林学士之长。地位

## 农夫怼宋祁

洪水

显赫加上学识渊博,被天下人仰视,哪里受到过这样的待遇。老农夫怎么能说大丰收与帝力无关呢?仁宗亲政后,大力推进十项改革措施,其中“均公田、厚农桑、减徭役”与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密切相关。仁宗还大力推广生长期短,“耐旱”“不择地而生”的占城稻(《宋史》),奠定了农业丰收的坚实基础,说不定老农夫田里的稻就是占城稻哩。可宋祁无言以对,愣在田头好一会儿。农夫哪里知道仁宗的什么改革措施,

哪里知道朝廷大力推广的什么占城稻。“今日之获,自我得之。”他只知道稻子丰收是自己披星戴月、面朝黄土背朝天、一天天苦出来的。

宋祁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以他的经历和受到的教育,以及在朝廷中的为政处事,自然会把大丰收归功于朝廷,归功于皇上。可是老农夫听不懂,听不进,根本感受不到。由此可见,沟通首先要情感互通,地位平等,习性相近。宋祁与老农夫的学识、认知、习性相差太远了,农夫当然会觉得宋祁“何言之鄙也!”当然会认为宋祁“子未知农事矣!”

宋祁尽管放下身段,礼贤下“农”,但思想根子里是没有百姓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的。本末倒置,也应是宋祁被怼的原因。

宋祁把自己被怼的这件事,记述在自己的文集里(《景文宋公集》,景文是宋祁的谥号),我想一定是意在启迪后人。